稀有生態寶庫守護戰

專家領團隊復育大嶼山濕地

訪談錄

在香港這座高度城市化的國際大都會背後，藏着不為人知的自然奇蹟——大嶼山濕地，這片被群山環抱的綠洲，正悄然上演生態復興的動人故事。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教育及研究經理、淡水生態專家蘇英健（Ken）與團隊，以科學為筆，藝術為墨，為這塊土地書寫積極保育的新篇章。

「大嶼山因集水條件與人為活動壓力較低，形成穩定濕地網絡，但物種不顯眼造成關注不足，我們計劃以教育、保育大使與社區故事連結大眾，揭示水生甲蟲多樣性與香港特有種的研究價值。」

撰文：林豔虹 sylvialam@hkej.com

▲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教育及研究經理蘇英健，是香港少數研究淡水濕地生態的學者，曾就香港濕地保育和管理發表學術文章。（吳楚勁攝）

◀蘇英健（中）向公眾介紹大嶼山濕地環境，以及水生甲蟲對維持濕地生態系統的重要性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蘇英健（Ken）小檔案

年齡：34歲
出生地：香港
學歷：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士及博士
職銜：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教育及研究經理、鄉郊保育諮詢委員會成員、沙羅洞保育專家小組成員、米埔自然護理區管理委員會成員等

▲蘇英健（箭嘴）招募和培訓大專生成為濕地生態調查員，替環境保育出一份力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▲蘇英健（右）利用水生甲蟲生態為主要切入點，糅合藝術及攝影創作元素，全面深化大嶼山濕地生態的教育和保育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自1999年以來逾20年間，本地淡水濕地覆蓋面積銳減超過30%。在這場無聲生態退縮中，大嶼山的濕地網絡卻奇蹟般地保持着相對完整的狀態。深屈、貝澳等7條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如同綠色血脈，滋養着無數珍稀物種。

2020年，政府注資10億港元設立「大嶼山保育基金」，為這片生態淨土築起防護牆，蘇英健是這場保育戰役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
作為香港少數專注淡水濕地生態的學者，他的研究足跡遍布大嶼山每一處沼澤。早年在荔枝窩的田野間，他帶領團隊成功復育了本地原生米魚——弓背青鱂。這種曾經與農民朝夕相處的小魚，隨着稻田荒廢幾近消失，蘇英健成功推行本地受威脅物種弓背青鱂的復育計劃，獲國際自然保護聯盟邀請，成為易地保護專家工作小組成員。

由蜻蜓轉為研究甲蟲

誰能想到，這位如今守護濕地的生態學家，最初科研之路始於美麗意外。中六暑假香港大學夜行活動，讓年輕的蘇英健第一次見識香港野生動物的驚人多樣性，啟發他對生態的興趣，促使他大學主修生態學，「起初賞鳥，可是雀仔冬天才出現，有次在濕地公園見到大量蜻蜓後，轉為研究蜻蜓。」

「生態界有個有趣的說法——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『電波』，當你與某類生物對上頻率時，辨識牠們就會變得輕而易舉。」蘇英健笑着解釋迷上蜻蜓的原因。

直至攻讀博士期間，成為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院長杜德俊教授（Professor David Dudgeon）的得意門生，因蜻蜓領域全球研究者較多，杜德俊教授建議他把目光從蜻蜓轉向缺乏研究、卻至關重要的淡水濕地生態系統，自此改變研究領域。

在大嶼山的沼澤地裏，生活着一群不為人知的微小居民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於芝麻體積的香港獨有物種「水口水纓甲」。這些不起眼的小生物，也是濕地健康的「檢測儀」，蘇英健指出，「很多人覺得甲蟲像蟑螂，但正是這些物種維持着濕地的生態平衡。」

招大專生任保育大使

他表示，大嶼山濕地與本地其他着名濕地不同，譬如米埔出名多雀鳥，大家都聯想起黑臉琵鷺，而大嶼山濕地缺乏「明星物種」，主要是水生甲蟲或其他無脊椎類動物棲息地，牠們不易觀察，且人們普遍對於甲蟲存在着誤解與恐懼，因而對這些獨特物種和其棲息的濕地，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關注。

為了改變公眾成見，蘇英健團隊於「富甲大嶼」濕地生態推廣教育計劃中招募大專生擔任保育大使，帶領親友做水生甲蟲調查，「另一方面，大嶼山村落仍有不少長住居民，兒時在農地幫父母處理農務，我們邀請當地居民，其中一位叫蓮姐，分享童年與河流互動的溫馨記憶，喚起共情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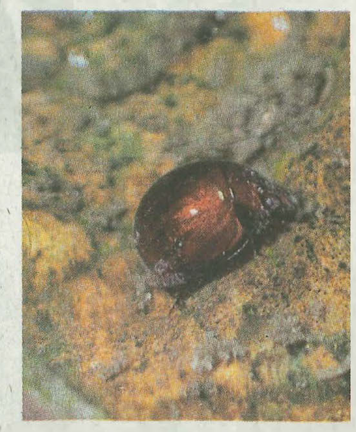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一般市民來大嶼山多數行山、單純遊憩短訪接觸，對濕地連結弱，「因此，我們透過舉辦攝影和藝術創作工作坊等活動，吸引大眾參與認識和欣賞大嶼山濕地生態與珍稀物種，也許活動後對水生甲蟲降低恐懼，理解提升，較容易與環境建立關係。」

在荔枝窩的米魚復育項目中，蘇英健團隊提出「積極保育」的革新理念，他們主動修復農田濕地系統，重建適合弓背青鱂的水棲環境這種理念延伸在大嶼山濕地項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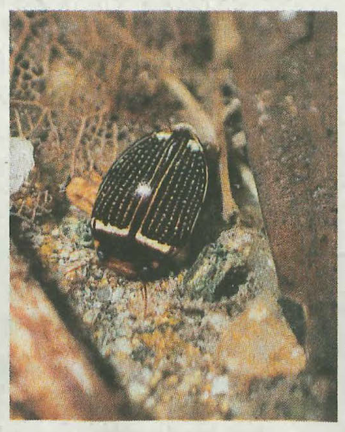
「大嶼山受大東山與鳳凰山的集水效應，這裏荒廢農地能自然恢復為穩定沼澤。水口、貝澳、二澳及十塱等地的濕地因此成為罕見的生物多樣性熱點。但這種平衡十分脆弱，一旦完全放任不管，沼澤又會逐漸被灌木林吞噬，所以保育需持續人為管理與生境營造，而非完全不干預。」

站在全球視野審視，香港這座鋼筋森林有約40%的郊野公園和約70%的鄉郊土地，比例遠超大多數國際都市，蘇英健滿有希望地說：「證明高度城市化與生態保育可以並行不悖。」

◀不少大嶼山濕地在生態保育上具特殊地位，例如貝澳有重要生態價值河溪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

◀大嶼山濕地主要供水生甲蟲或無脊椎類動物作棲息地，隔牙甲為常見的一種水生甲蟲，特點是酒紅色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

◀水生甲蟲短胸龍蝨長得細小，又不顯眼，一直維持着濕地的生態平衡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倡自學模式生態旅遊

「現時政府推生態旅遊，我們要思考怎樣利用這些資源，深入地發揮優勢，並且由傳統導賞轉向自主學習，倡議更新生態教育模式，促使公眾不需導師陪同也能自主學習與享用自然，拓展生態旅遊與公民科學可能。」

與米埔以壯觀鳥群吸引遊客不同，大嶼山濕地的明星是微小難覓的無脊椎動物，問題是「如何讓人們愛上看不見的風景？」蘇英健想到的答案是：故事的力量。

較早前，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推出一款免費的戶外語音導賞手機應用程式Echo Tour，提供大嶼山等多地行山路線，利用GPS定位和語音導航，讓使用者在探索鄉郊生態與文化時，聽取在地村民、保育者和研究員的介紹，了解動植物、歷史與生活故事；又於梅窩推出實境解謎遊戲，讓遊人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互動學習，連結現代都市人與自然的情感橋樑。

香港或許作為亞洲可持續發展範本的最佳註腳——混凝土與沼澤不是對立兩極，而是互補共生的有機整體。這些毫不起眼的小甲蟲，正是引領人類回歸自然的嚮導。

◀蘇英健（右）致力於香港鄉郊保育工作，擁有多年教學經驗，也是香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「水口水纓甲」小如芝麻 香港獨有

▲大嶼山水口的荒廢農田漸漸變成沼澤濕地，成為不少水生甲蟲生活地方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在香港的濕地角落，一群不起眼卻舉足輕重的生物正默默維繫着生態平衡——水生甲蟲。根據蘇英健編寫的《香港大嶼山水生甲蟲圖鑑》，這群「無名英雄」多達173種，僅大嶼山便孕育逾57種，其中更藏有香港獨有的神秘物種：水口水纓甲。

蘇英健指出，水口水纓甲身長僅一毫米，體型比芝麻小，像胡椒粉，成蟲隱身於藻類間，需耐心觀察半小時方能發現零星幾隻。牠的英文名Skiff Beetle（小艇甲蟲）源自外形似輕舟的趣味聯想。

2014年，一名本地甲蟲愛好者在大嶼山水口首次發現牠，經台灣團隊鑑定後確認為新物種，並以發現地命名為「水口水纓甲」。

然而，2020年學術論文發表時，因其於水口棲息的藻叢群落已不復存在，學者憂慮這種迷你甲蟲已於香港消失；直至2024年，蘇英健研究團隊在大嶼山郊野公園重新發現這珍稀物種。

氣候變化無聲威脅

大嶼山濕地作為水生甲蟲的關鍵棲地，獨特性與象徵意義需大眾關注。不過天氣乃一大挑戰，蘇英健表示，「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頻繁，旱季時濕地乾涸、暴雨時幼蟲遭沖入海洋，成蟲雖能短暫適應，幼體的高死亡率卻直接威脅族群存續。」

面對不可逆轉的環境巨變，保育行動刻不容緩，蘇英健倡議積極保育，例如透過建造與管理人工生態池，為蜻蜓、水生甲蟲等物種提供穩定棲所，緩解自然濕地驟然消失的危機。《香港大嶼山水生甲蟲圖鑑》正為了揭開這些「微小巨人」的面紗，讓公眾認識牠們的存在價值——唯有理解，方能促成行動，守護這片濕地中的生命律動。

▲水口水纓甲（圓圈）身長僅一毫米，體型比芝麻更小。（受訪者圖片）